

母瑞山丛书之二

天涯孤女

吴之著



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

天涯孤女

吴 之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吴之 1926 年生于海南省琼山市三门坡镇下田村。1939 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曾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建国后，涉足新闻、卫生、文艺各界。现为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发展史》、长篇小说《破晓之前》、现代琼剧《红色娘子军》(1958 年与人合作)、散文集《在红色的海南岛上》(与朱逸辉合作)、参与主编《从黑暗战斗到光明》、《撑起琼南半壁天》、《椰林芳菲》等，近作有四集电视剧《琼崖女杰》、长篇传记《冯白驹传》(与贺朗合作)。

责任编辑：林 寂

封面设计：王真真

封面题字：王文瑞

责任校对：张耀琰

敬致读者

人有旦夕祸福。我的事业正在发展，自己却被病魔缠住了。想来命途多舛，却不甘寂寞。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似还有什么事要做，又力不从心。经友人和长辈鼓励帮助，请老作家吴之先生，为我作传，留给子孙后代，也当薄礼一份，馈赠亲友，聊以自慰。人贵在有自知之明，自知出身贫寒，并非达官贵人，立传传世似有黄婆卖瓜之嫌。却因生逢国难当头，外患内乱，战祸不断，父丧命外洋，母惨遭日寇奸杀，丢下我姐妹仨，年幼无依，孤苦挣扎，幸得友邻二嫂等共产党人相助，走上光明之路，参加救国救民行动，几经奋斗才得解放。时值年青气壮，从头学习，力求上进，尽心为青年、妇女服务，深得领导器重，先后荣任乡、区、县青年、妇女的领导工作。六十年代来香港定居经商。几经周折，总算为国货打开国际市场销路尽点微力，也为自家积集了资产。八十年代，欣逢祖国改革开放，能参与祖国经济建设，在内地办起工商企

业，虽谈不上做出多少贡献，却也与祖国兴旺发达同步走来。从我的经历中，便可窥见祖国巨人迈步前进的身影。

因为这本书记录着我华侨世家的兴衰史实，反映爱国华侨、侨眷和侨乡人民辛酸苦难的历程；从我这个孤女是怎样从战火中挣扎过来，又可见一个普通的香港移民如何白手起家，诚心报国和参加祖国内地经济建设的缩影。如果读者诸君能从本书中得到一点什么启迪，那便是我的最大安慰。

饮水思源。党教我作人，国家培养我成长，人民如同生身父母，同事友人有如兄长，永远令我难忘。遗憾的是，岁月如梭，人事变易，许多人和事，已难一一详细记取，当年共事的同志，朋友，书中挂一漏万，即使提及的，也难面面俱到，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鉴谅并给予指正。

为本书写作和出版，提供材料和宝贵意见的有老前辈王月波、范泽川、陈在积和四嫂邓坚等，于此一并致谢。

黄月娥

1992年5月于广州

目 录

敬致读者	黄月娥
1 侨乡秀色	(1)
2 产院风波	(8)
3 双喜临门	(19)
4 慈母情深	(23)
5 祸从天降	(32)
6 深仇大恨	(39)
7 劫后余生	(43)
8 家破母亡	(50)
9 孤女奇遇	(55)
10 化险为夷	(62)
11 内外呼应	(68)
12 国无宁日	(76)
13 人穷志壮	(83)
14 春梅凌霜	(88)
15 巧计成婚	(95)
16 自主婚嫁	(102)
17 花开李山	(111)

18	初露头角.....	(117)
19	险途迈步.....	(124)
20	红林日出.....	(132)
21	阳光普照.....	(139)
22	海阔天空.....	(146)
23	半边天下.....	(158)
24	初到香港.....	(167)
25	明园巧遇.....	(173)
26	新马游说.....	(182)
27	创业艰难.....	(192)
28	面向海外.....	(199)
29	顺境逆变.....	(207)
30	办制衣厂.....	(214)
31	新星奔驰.....	(222)
32	深圳创业.....	(231)
33	祸不单行.....	(240)
34	贤妻良母.....	(248)
35	今生无悔.....	(255)
	后记.....	(264)

1 侨乡秀色

一辆二十世纪初的客货两用车驶过椰林掩映的村道，徐徐开进文昌县宝芳圩。司机按喇叭，请“发市”人让路。肩挂草袋的，提着扁担的，挑着竹箩的，手提蔬菜瓜果的……都停步张望，喜气盈盈地嚷嚷：“南洋客回来啦！”认得车上乘客的，直呼其名喊道：“是甘团四爹回来了！”“还有四婶和女儿哩！”甘团村的人，纷纷走拢来，招呼从车上下来的年轻夫妇和他们的女儿。

四爹一身西装，敞着衣襟，露出蓝条纹米黄底衬衣，没有扎领带，显示他是一位从异国他乡归来的劳动者。上年纪的人都认得，他是甘团村黄学政的四儿子，名叫黄得充。像他父亲一样，十一岁便随人离家去南洋谋生。先是在外国轮船上做杂工，洗扫船舱，为水手们干杂活。初来乍到，生怕雇主嫌弃，不怕脏，不怕累，不分昼夜，埋头苦干。饿了，拾些残羹和面包屑来吃；喝了，拧开水龙头，“咕噜咕噜”喝个够。一身粗布衫裤渐渐变得残旧，衣袖裤脚破成布条条。他的境况，得到船上老厨师

的同情。除了偷偷给他面包和菜汤，还给他添衣服，说：“小伙子，这是我穿的衣服，宽大了一些，但旧的比破的好，你拿去换下那身破衣裤吧。日后，抽点时间到厨房来，我教你煮饭做菜，将来，我也有个人来接手。”

“谢谢大师傅！”黄得充接过一包旧衣裤，感激得要下跪，老厨师忙把他扶住。

“我看你做工肯出力，为人诚实，我愿收你为徒。待我问过船长，他点头了，你就来帮厨。”

黄得充在船上做杂工未满三年，便得到老厨师的器重，收为厨徒。他也真聪明，老厨师的一举一动，一杓一铲，一刀一刨，牢记在心，自己操作起来，比在乡间务农摆锄弄耙轻松得多。很快，他便掌握了砧上切、刨、揉、捏等工夫，炸、煎、熨、煮，很快就学会；调味配色，掌握火候，也得到老厨师的口传身教。仅一年间，他便掌握中菜西餐的制作，得到老厨师的赞许，受到船长的夸奖。

船行四海，人走五洲。黄得充结识不少世界各地的华侨朋友，当中也有海南同乡。一回生，二回熟，他为人诚实，厚道可信，又乐于助人，不少商人托他代运代销货物，给他酬劳。他勤奋俭朴，从不饮吹嫖赌，年年有余钱。积月累年，手头存下了一笔钱。于是他汇寄回家，添置田地，建造大屋，成为甘团村显眼的富户。黄得充近三十岁时，回家

娶符建福之女符玉兰为妻。婚后又携妻往南洋继续谋生。次年得一女，名叫黄春梅；长得像母亲，父母爱如掌上明珠。不过，世俗习惯重男轻女，黄得充和符玉兰也迫切期望有一男孩，得接续宗烟。

一天，黄得充航海归来，妻子玉兰到码头接他，还备好家宴，邀侨居星洲亲友助兴，聚叙家常乡情。酒尽饭饱，亲友尽兴而去。夫妻甜言蜜语，但嫌相见时少。情笃意浓之际，玉兰悄声告诉丈夫，又有喜了！黄得充喜上眉梢：“这一个该是男的。”

次日，黄得充兴冲冲，走去求教阴阳先生，那是新加坡有名的活神仙。黄得充敬过厚礼，静听活神仙满口珠飞玉溅，说：“十拿九稳，你妻身怀贵子，全托前世积德。出世之日，当厚祭祖先，演戏谢神，福荫子孙，保佑贵府财丁兴旺。”

黄得充听信算命先生之言，在妻子临产前，便携妻带女，从新加坡回到海南岛文昌县宝芳乡甘团村，陪妻子在家乡生产孩子，准备祭祖敬神。

乡人得知黄得充夫妇归来，纷纷前来探望庆贺。俗兴南洋客归来，老人孩童蜂踊而来，吃番饼干，讨洋钱红包；青年男女来帮厨，设宴招待乡里。喝咖啡，尝番烟。一直热闹几个昼夜，闹得某一村有华侨“番客”回来，十里百里也知声息。加上黄得充乐善好施，招待烟茶之余，还以钱财馈赠

乡亲，更深得乡亲赞誉。

黄得充同妻子符玉兰，难得归来乡里安闲些许日子，夫妻恩恩爱爱，渴望产期到来，等待着儿子出生。茶余饭后，黄得充也学着城里的洋人，携妻带女，到村外田园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他多年航海生活，局促于舱房和甲板之上，极目所及，尽是碧海蓝天，浪花耀眼；或则雷电交加，风雨呼啸，巨浪滔天。即使航轮靠岸，也只得匆匆忙忙办事，很少有闲情去领略异国他乡风土景观。有时虽然同妻子游过星洲公园，也没有故乡的自然景色赏心悦目。

常言道，美不美，家乡水。家乡的人情世故，乡音笑语，教游子心醉。家乡那翠绿的椰林，绕村荫道，衬着阡陌良田，沿着弯弯的小溪，延伸到土宛通清澜港湾远处。在港湾边上，胎生植物红树林，成排成片地群落在沙滩和滩涂里，构成海滨的屏障——这热带海上的森林，真教人心旷神怡。

“玉兰，你说，外埠都市的公园好，还是家乡的风景耐看？”他不禁问妻子道。

符玉兰秀丽的脸庞上浮现出笑靥说：“大都市树木少，人家才种花草开公园，让闲人去玩，市井里哪有乡下天生的花草树木好看。看看眼前的椰林、坡地上开满野牡丹、岗稔，后山路边的映山红呀，鸡爪兰呀，又美又香，叫人百看不厌。”

话题一转，黄得充幻想似的，问小女春梅道：“妈要生个弟弟，你高兴吗？”小春梅跳着嚷着：“高兴，高兴，我要抱弟弟，等他长大了，我还要拉着他的手，到野外来看花呢！”夫妻听着小女的话语，沉浸在幸福的微笑中。黄得充还想着，再过几年，还要同玉兰一道，一人拉着儿子，一人拉着女儿，告诉他们哪些田地是父亲用积蓄的汗水钱购置的，那几棵椰子树也是父母亲亲手种的。他走到两棵椰子树旁，深情地站着，用手抚摸着树干，说：“才六年，椰子树都长高过头了，很快就要开花结果了，珥^①儿子生下来，能走路时就可以吃到我们亲手种下的椰子果了！”

原来，文昌县很多地方都有个习惯，谁家嫁女，父母亲都要给女儿备两棵椰子苗陪嫁。女方过门，作了新娘，第一件事，便是同新郎君一同种下两棵椰子，作为新婚纪念。婚后，夫妻俩共同把椰子树培育长大，直到开花结果，作为家产，留传子孙。如此世代相传，结婚成家，必种椰子树。人丁兴旺，椰树成林，有村庄便有绕村生长的椰林。椰林风光，便成为海南岛的一大特色，也是侨乡的秀丽景色。

黄得充携妻带女来到村外小土墩上，只见一轮落日如浮远海，晚霞分外艳丽，椰林村落，海滨红树林，染上一层彩色。他仿佛幻觉出当年的情景，

螺号震耳，铜锣声声，一队手持盾牌大刀，肩扛标枪的农军，呼喊着重“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口号，跟随着手举犁头旗帜的许侠夫^②，昂头阔步，迈出椰林村庄，直向圩镇开去。官府民团被吓得像乌龟把头缩到炮楼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四下逃命。乡村祠堂竖起农民协会的牌子，农会的许侠夫，被推举为文昌全县农军的首领，为农民兄弟出主意想办法，跟着孙中山、廖仲恺闹革命。当时，听说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还托人带口讯，赞扬家乡农民的革命热情。从那时起，宝芳乡甘团村一带便成为文昌县革命的发源地之一。当年有些被革命风暴吓得逃到异国他乡的财主老爷，在华侨当中散布共产党“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黄得充听了，每次行船回到海南岛，都要回家去探个虚实。他知道他上屋的二嫂就是共产党人，却没有一点私心贪欲，对他从国外寄回的劳动所得，添田置地，却没有被“共产”。村子里许多婶嫂姐妹，男人都侨居国外，也没有一人被“共妻”的。相反，地方上，逢台风灾害，二嫂她们还处处关照着侨眷们的生活，谁家有难，谁家就得到帮忙。二嫂还暗地组织妇女帮耕队，给受灾的侨眷代耕帮工。正因此，黄得充从来就不相信那些谣言，不断把自己国外的积累带回家，置地建屋。他还慷慨捐助地方办公益，深得乡里敬重。正是：

少小离家去南洋，
周游四海回家乡。
含辛茹苦勤积攒，
兴家济世美名扬。

注：①玓，海南话意即咱们。

②许侠夫（1901—1927），文昌县东阁乡玉山村人。早期琼崖共产党组织和武装斗争的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共文昌县委书记，文昌工农讨逆军党代表。

2 产院风波

符玉兰临产前，由丈夫和上屋二嫂陪同，到文昌县产院分娩。

黄得充把妻子安顿进产房后，便忙着和二嫂上街，购置产妇必需用品，从卫生纸至婴儿奶嘴、尿布等。

二嫂把买来的东西放在符玉兰预产床边的床头柜上，安慰符玉兰说：“产第二胎，一切都会顺利的，何况有四爹给菩萨许了愿呢！”此时，见一位青年孕妇走进产房来，扫视了一遍产房，然后旁若无人地把一个赭色包袱轻轻放到符玉兰对面的产床上，坐了上去。助产婆走过来，问：“没有陪人？”

那青年妇女说：“不需要。”

“姨……”二嫂正要打招呼，却被那青年孕妇用手势制止住了。二嫂认出来，她正是闻名海内外的“姨母”^①。看她一身装束，头包黑巾，身穿宽阔的半旧大襟粗布衣，遮住腹部，打着赤脚，活像一位中年农妇，其实她只有三十四岁。

二嫂记得，几个月前的一天黄昏，村外传来两

声枪响，只见一位村姑模样的女人，从侧门跑进屋院来，顺手从晒衣竹竿上取下那件香云纱大襟衫，穿到身上，急忙跳进厨房，将猪食倒到铁锅里，然后转到灶门，用干海棠叶和稻草，从灶眉取下火柴点火煮起猪食来。

此时，三个手持着驳壳枪的团丁，凶神恶煞般闯进侧门，对厨房里放火煮猪食的女人喝道：“有个共产婆跑进来，到哪去了？”

二嫂被吓得六神无主，还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厨房里的村姑说：“团丁先生，你们别吓跑了我的小猪，刚买回几天，人生地不熟的，关养在院庭上。你们快出去！”她转口对庭上叫猪：“呢呀，呢呀，呢呀……呀！猪仔别怕，先生是来查共产婆的。呢呀……”

见团丁闯进正屋去，村姑又喊道：“二嫂呀，你快关上侧门，不要让猪苗跑出去，等先生们走了再开门。”

二嫂认出村姑有点面熟，记起去年她来村里向姐妹们讲过“妇女要争取自由”的话。她是大家敬仰的女豪杰。

“你看见共产婆跑进来吗？”团丁问二嫂，二嫂摇摇头，说：“珥家就我妯娌俩，哪里见什么共产婆！”

团丁们东张西望，看不出破绽；扭转头出门去